



风车悠悠

湿地风情

我珍藏的不仅仅是一把水烟壶，而是一个故事，也是一段历史，更是我对外公无尽的缅怀和追思。

天高气爽，水韵弥漫。湖面明月倒映，园内，鸟鸣虫吟，花草树木共舞，湿地气息浓郁。

一湖清水映明月

□张国军

天高气爽，水韵弥漫。湖面明月倒映，园内鸟鸣虫吟，花草树木共舞，湿地气息浓郁。

此湖名叫响水湖，是10年前建成的人工湖。湖的东岸一片绿地紧挨着响坎河，垂柳摇曳，桃树婆娑，细细的青竹挤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围墙，河边的银杏树冠，就像一把巨大的雨伞遮天蔽日。

一座洁白的湖心桥连起东西两岸，我拾级而上，东岸边一片荷花挺立水中，与不再嫩绿的荷叶争着深秋前的鲜艳。一群黑色红嘴的小水鸡，三只一群，五只一帮，从水下冒了出来，立起身子，好像要站起来似的，抖落身上的水珠后，喔喔地叫了两声，一个猛子又扎进水下。我正寻找，它们又在我的面前钻了出来。我赶紧拿起手机拍照，它们一点也不认生。我拍下它们的泳姿后，它们心满意足地游向了远方。

下了湖心桥，来到湖西岸，雪松高耸入云，枝叶相连，层层叠叠。一群很娇小、一排长、三三两两长着白色的头和灰色翅膀又掺着白色羽毛的鸟，在跳跃着觅食。从它们身旁经过，它们可能饿了只顾觅食，也不怕我伤害它们。还有一群灰色的鸟站在树梢上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

红蜻蜓，黑蜻蜓，黄蜻蜓，黑蝴蝶在湖面上，草丛中，荷花间寻寻觅觅。

我走上观景台，突然湖中跃起一条鲤鱼，荡起的涟漪，把岸边的楼房变成了动感的图景。望着四面环水的湖心岛，云杉林立，杨树参天，芦苇丛拥，不时如鸽子大的鸟扑棱一声，飞落在高大的云杉树上和我对望。

天色不早，西边的太阳红着脸，倒映在绿色的湖面上，一阵清风吹来，打碎了阳光，变成了红的、黄的点点碎金。我不由得想起白居易《暮江吟》中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诗句。我想拍下湖面上倒映的火球，可是摄进手机镜头的只是万道霞光。

这片碧波如镜的响水湖，原是废弃窑厂取土留下的大坑和残渣瓦砾，现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地方。

人们早晨顶着湖面上的薄雾轻纱，或轻步慢跑，打着太极拳。晚上一轮明月落入湖中，与璀璨灯光交映生辉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跳着广场舞，玩着小龙船，荡出幸福的浪花。

一湖清水映明月，万亩湿地惠和风。与46万亩辽阔壮观的响水滩涂湿地相比，一片湖泊只是城市的一处湿地风景。而广袤盐田和海珍品养殖区的滩涂湿地，才是真正的鸟的乐园。响水清朝诗人曹西园在《秋田野鹤》中就曾写道：神当缥缈望蓬莱，每定期程一去来。芦岸飞时冲空艳，海云开处御风回。雪依株树应相恋，鹤立鸡群亦自猜。罗网秋田常密布，寄声尊重不凡才。

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”保持人与动物和谐相处，控围垦，保资源，防污染，抓监测，勤补饲，让天更蓝，地更绿，水更清。

如果说此处是森林氧吧，鸟的天堂，那么滩涂湿地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。

烟从水起

□宣江

六十年前，父母带着我的姐姐和弟弟在外省工作生活，便将四岁的我托付给外公外婆，相依相伴。二老待我厚爱有加，衣食住行无微不至，夏夜蒲扇驱蚊，凉我身心，冬晨铜炉焙火，暖我手足，殷殷舐犊之情，难以赘述。

在我幼小的心目中，外公是一位宽厚仁慈的长者。他念过私塾，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文墨之人，做过政府文牍，当过村里的支书，有鸿儒谈笑，与白丁往来，乐善好施，有口皆碑，人缘极佳，读书看报，晓知天文地理，亲友之谊甚笃，社稷情怀切切，堪称一方乡贤。外公劳作之余的爱好就是抽吸水烟。

外公的水烟壶通体纯铜质地，因盛水滤烟而得名，由底座和烟管组成，底座扁平圆角，嵌有一个成人拇指指粗的烟仓，仓上有盖，开合自如，似轻还重；烟管弯曲，很像黄鹤负重引颈长空，脖子上还镶嵌着一道看似韭菜叶片的小箍；烟锅细长带柄与底座配套相连，直径约一厘米，内有状如十字的铜丝；底座上另有两眼小洞，那是备插“芒子”用的。

所谓芒子，就是买一刀制作精细的竹质火纸，裁成宽约盈寸的长条，右手拧起任意一角，左手掌心朝下，在桌面上用力向前推碾，便卷成一根筷子粗细的空心纸筒，将一头捏折，以绝空气。外公点烟的方式还有火柴和灶膛里燃着的柴草，正常使用的便是芒子，一刀火纸能卷成数百根芒子，也能节约许多二角钱一打的火柴。

外公擅长烹饪，煎炒炖炸无一不精，尤喜制作各式面点。他晚年在大队粮油加工厂的烧饼店里当三个师傅的领班，挣得数额有限的工分以资家用开销。每当中午时分，外公从饼店收工回到家中，便将沾满粉尘的围布褪下，在一张老式藤椅上落坐，左手托起烟壶，右手翻开烟仓盖，从中捏出一撮黄灿灿

的烟丝放入烟锅，点燃芒子，火苗如豆，含着烟嘴，深吸一口，烟壶腹中便发出烟水翻滚的咕噜咕噜的闷声，不绝于耳。此刻，外公瘦削的脸上便显露出满满的受用与惬意，也平添了几分儒雅和斯文。我小时候最乐意做的两件事就是为外公卷芒子和擦拭清洗烟壶。每当看到桌上的一大堆卷好的芒子和干净锃亮的烟壶，外公很是开心欢喜。

外公常常引以为荣的是这把水烟壶的来历。当年外公家驻扎了第四军半个班的战士，炊事班长与外公同龄，同一锅灶里吃饭，同一屋檐下歇宿，朝夕相处，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在临开拔前线之际，那位班长将他心爱的铜质烟壶赠送给了外公，留作纪念。班长告诉外公，烟壶是他在一次伏击战中缴获的战利品。部队首长同意，将烟壶作为他英勇作战的奖品由他收留使用。他将此物留给外公，也是对外公热心支援抗战事业的回馈与褒奖。

外公垂暮之年，身患多种疾病，遵医嘱，早已不再抽吸水烟，但他对烟壶的兴趣和情感丝毫未减，他深知烟壶存在的意义远远超过它的使用价值，仍然视其为伴，常常抚摩把玩，因为它熏染过战争年代的硝烟，凝结着生死之交的战友情谊，伴随外公大半生，也见证过他年轻时的意气 and 风华。

烟从水起，水随烟息。外公早已作古，烟壶犹在。我将其供奉于客厅博古架上的显眼处，便于示人注目。我珍藏的不仅仅是一把水烟壶，而是一个故事，也是一段历史，更是我对外公无尽的缅怀和追思。



浪花朵朵

一阵轻风拂过，盐河两岸大片芦苇尽情地摇摆，卤香夹杂着青草的清新气息，真可谓是一场嗅觉盛宴。

盐河岸边是家乡

□李国前

一阵清风徐徐吹落芦花，盈盈飘洒，便落到了盐河的盐河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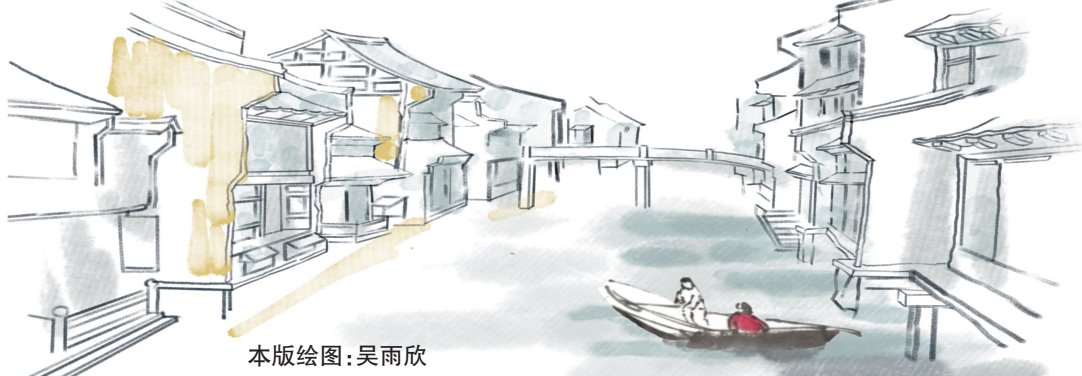
时序清秋，天朗气清。一条盐河把盐田分成两片，两岸的盐田也成为盐乡秋的主角，伴随着阵阵清风，咸土卤香也变得那么沁人心脾。一阵轻风拂过，盐河两岸大片芦苇尽情地摇摆，卤香夹杂着青草的清新气息，真可谓是一场嗅觉盛宴。傍晚时分，喜欢沿着盐河走上一遭，看一看夕阳下，被落日烧成红色的盐田。

一场秋雨一场凉，几场雨过后的盐乡也开始忙碌起来。“盐乡灶户少闲月，秋季收盐处处忙。”在盐民的忙碌下，一池蓝色的海水变成暖黄色、变成红褐色，红褐色的卤水又变成了一座座洁白闪亮的盐山。

夕阳的余晖，映红了天边的云朵，也让我思绪沿着盐河飘荡。时光回溯，让我忆起爷爷那露天劳作才有的老盐工外表，古铜色的脸庞，宽而粗糙的双手，笔直的腰板，细眯着爬满鱼尾纹的双眼。当年从事盐业生产，技术和生产条件都十分落后，靠着人推肩扛在盐滩上劳作。一掀一掀、一车一车，耕耘着已经板结的盐田。

一路沿河行走，云彩渐明亮多彩，又沉寂于黑夜，两岸房屋由清晰渐变朦胧，又只剩大致轮廓……这一切的变化，总能让我思绪更深。“一去二三里，盐圩四五家。楼台无一座，四季不开花。”这首歌谣是盐民过去居住环境的真实写照。童年的记忆中，我的家也在盐河边上，一座坐北朝南的三间房，灰墙红瓦，门脸儿简陋。室内墙壁、顶棚都是旧报纸糊的。家里最像样的一件家具，是靠墙摆放着一个衣橱，那还是当木匠的二姑爷做的。虽然家境清贫，粗茶淡饭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家家户户相差无几。时常听到父亲提到，你爷爷以前住的还是“土房”，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屋檐下，一间屋漏雨、半间屋漏天，要啥啥没有。茅草土屋到砖石瓦房，再到如今的高楼别墅，房子越住越大，越住越高，越住越远。

眼前这条盐河，也因天色的暗淡而恢复平静。由以前的运盐外销而转变成今天的风景。这是一条穿越历史的盐河，是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盐民的盐河，是几代盐民日思夜盼的小康生活到来的缩影。



本版绘图:吴雨欣